

# 者巴的传说

作者:新平 发布时间:2003-04-07 原出处:

古时候，在天和地接壤的地方有个寨子，寨子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弦子手，名叫者巴。

者巴自小酷爱弦子，只要一有闲，便拿出弦子来拨弄。渐渐地，他精通了弦子的七十二调，弹奏起来悦耳动听，能弹奏出鸟鸣兽叫，刮风下雨，姑娘们的喜怒哀乐心曲，成了这一带有名的弦好手。只要他弹起弦子，姑娘们会停下手中的针线活侧耳倾听，雀鸟们也会停住悦耳的鸣叫飞来探看。在乐作场上，只要有他弹弦伴奏，人们会跳得更欢畅。但是，结婚成家后，繁重的家务使得他抽不出闲，苦难的生计使得他直不起腰，便把弦子高高挂在墙上，再也不去拨弄它了。

这天傍晚，者巴路过那个蓊郁古木环绕的跳乐作草坪旁，听到一阵阵铮铮的弦子声和欢叫声。弦子响，脚杆痒。他身不由己地走到跳乐作草坪，只见空空如也。他以为产生了耳鸣的幻觉，暗暗责怪自己死了这份弹弦子的闲心，还是忙生计吧。

第二天傍晚，者巴干活回来路过那个草坪的时候，又听到了一阵阵铮铮的弦子声。他掏了掏耳朵，听得清清楚楚，男的在弹弦子，女的在拍着巴掌和着“四字腔”乐作跳得很欢畅呢！禁不住诱惑，他信步走到草坪一看，什么人也没有。他感到奇怪极了，回家摘下墙上的弦子，擦了擦上面的灰尘，走出门来。妻子问他要去做什么，他只回答着说你别管。

他来到草坪，和着听的弦子，绕着草坪跳起乐作来。

“你怎么来迟了？”

者巴听见有人问他，便回答着说：“昨晚我来了，没有跳，今晚是来迟了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，你的帽子呢？”

“我没有戴帽子呀。”

“你太大意了！”者巴听见有人责怪他：“我们的事情可不能让天神总管知道，泄漏了秘密，我们可就不能来玩。喏，帽子我多带了一顶，你快戴上。”

接着，者巴发觉有人往他头上捺上了一顶帽子。奇迹出现了：者巴看见一群英俊的小伙子弹着弦子，跟一群穿着霓裳羽衣的美丽姑娘在跳乐作舞，弦子铮铮，舞姿翩跹。

原来，天上清规戒律特多，青年男女不准跳乐作玩。神姑娘和神伙子们，羡慕人间青年男女的生活，背着天神总管，偷偷约着到人间跳乐作玩。

者巴和他们跳乐作，觉得很舒心，很酣畅，忘情地跳到天麻麻亮。神姑娘和神伙子们说：“呀，天快亮了，我们快走吧，要是天神总管发觉，怪罪下来不得了！”接着飘飘忽忽，恍恍然然，他们都霎地消失了。

者巴背着弦子回家来喊门，妻子方才起床来开门，不见人影，暗自嘀咕：“今天怪事，只见喊门声，不见喊门人！”

妻子正生火烧洗脸水，者巴坐在堂屋中间喊着：“快端一盆洗脸水给我。”

“妻子说：“只发喊话声，你是在哪里啊？”

者巴说：“在堂屋里，快端来。”

妻子把水端放在堂屋里，者巴蹲下去，脱下帽子洗脸，妻子忽然发现了者巴，说：“你今早是跟我躲什么迷藏，这是哪来的帽子呀？”

“让你猜猜试试。”

“我猜不着。”妻子一面说着，顺手把帽子戴到头上。倏地，妻子在者巴面前消失了。者巴惊奇地问：“你在哪里啊？”

“我在这里呢！”妻子脱下帽子，又出现在者巴面前。

“原来这是一顶隐身帽，戴上它别人看不见你，你却可以看见别人。”者巴说。昨晚他当是遇见了神仙，并得了一顶帽子。现在，才弄清了帽子的底细。

“是隐身帽又有什么用？”妻子说。

“管它的，我们先把它藏起来再说。”者巴说着，便把帽子藏了起来。怕神们来要回帽子，他就再也不去那个跳乐作草坪了。

栽插时节，对门山上有个山官叫姆茨，要杀六十头大公牛过六十岁生日，派出一大帮家丁到附近村寨里抢夺了六十头大公牛。牛就关在他家的牛厩里，有家丁看守。栽插无牛的人们急得团团转。

者巴和妻子附耳商量了几句，戴上隐身帽子到牛厩门口，见看守家丁们头逗头津津有味地商量着，咋个在祝寿宴上把牛肉吃个够。者巴走过去，打开了牛厩，钻进里面用鞭条使劲抽打牛群，牛群蜂涌而出。看守们慌了，赶忙来拦牛。看守们往左拦，者巴往右驱赶；看守们往右拦，者巴往左驱赶，硬把一群牛驱赶到了山上。看守们拦不回牛气蔫蔫地回来禀报说：“老爷，祝寿牛自己撞开门跑出厩，左拦右拦赶不回，跑散到山梁子上去了。”

姆茨夺过看守手中的鞭子，左一声“笨蛋”右一声“无能”地抽打着看守。小老婆过来劝慰说：“老爷，既然事情那样怪，杀牛怕是不吉利，就改杀六十只鸡吧。”姆茨才瘫软地丢掉鞭子，坐进虎皮椅子里。

牛群在山上吃了一天的草，傍晚各自回到主人家去了。牛主人们见牛好好地回来，都感到奇怪，同时也暗暗高兴。

秋天，由于干旱，庄稼欠收。姆茨怕收不起租，粮食刚上场，就派出一大帮家丁，把庄户人仅有的一点上场粮食收刮去了。姆茨家的粮仓满盈盈的，庄户人家却挣扎在饥饿里。

者巴和妻子附耳商量了几句，戴了隐身帽子来到姆茨家里，开了粮仓和金银财宝柜，把粮食一袋袋扛出给缝补了起来。

冬天，姆茨讨他的第六十个小老婆。姆茨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色鬼，每年都要讨一个十六岁的黄花闺女来填房。这天，姆茨家里办开了喜宴，猜拳行令，一片喜气洋洋。

者巴和妻子附耳商量了几句，戴上隐身帽来到婚宴上。姆茨和他的至亲席上，摆着大鱼大肉，山珍海味，个个吃得正上兴头。远处的长工席上，山茅野菜，清汤寡水，长工们强作欢颜，敷衍地吃着。

姆茨发觉面前有一个小红点在闪动，酒杯不见了。正要发问谁拿了酒杯时，眼前的小红点闪了一下，酒杯又出现在面前。他举杯喝了一口，大叫起来：“这是谁给我斟的酒，怎么有一股尿味？”

“不会吧，让我们喝喝试试。”同席的人们献殷勤，抬过酒杯传着喝，齐声叫起来：“这哪是酒，明明是尿嘛”。

吃兴头上大倒胃口的时候，姆茨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小红点，接着席上的大鱼盘不翼而飞了，待得红点再闪动一次，不翼而飞的大鱼盘变成了长工席上的野菜碗，但是席上的烧鸭又不翼而飞，……如此再三，姆茨席上的菜都跑到了长工席上，长工席上的野菜都跑到姆茨席上来。

姆茨惊叫起来：“有鬼，闹鬼啦！”

家丁们问：“老爷，鬼在哪里？”

“就是那个闪动的红点！”

家丁们一看，只见有一个小红点像萤火虫一样在屋内闪动。大管家说：“家丁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围住那个红点打！”

正当家丁们跟踪红点乱棒敲打的时候，者巴躲进了姆茨的身后，追打得眼花缭乱的家丁们几头闷棒打来，“僻僻啪啪”全都打在了姆茨的头上肥姆茨给打昏了。一片混乱中，者巴感到头顶灼痛，悄悄溜出门，大汗淋漓地跑回家来。妻子过来一看，原来帽子上补着红布缀点处隐不住身，头被挨打了几下，隆起一个糟包来，帽子也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。妻子把帽子凉烤在火塘旁，过来给者巴敷伤口。待得转身一看，只见隐身帽掉进了火塘，一溜烟烧掉了。

帽子被烧以后，者巴总觉得要干的事情没有干完，经常拿弦子到那个乐作草坪，可神姑娘和神伙子们，再也不来这个草坪跳乐作了。